

乾坤浑白尽，一树不消青

——读字记

黄德海

有些人，你早就期望重读，只仿佛隔了一层薄纸，要有个因由来捅破才好。去年春节后，《阿城文集》出版，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好因由，又将阿城吧来详过一遍，几乎看破了他不衫不履背后的拳拳之心。意犹未尽，便从书架上找出阿城推荐的孙晓云《书法有法》来看。

孙晓云书中谈的，是古人相传的“转笔”之妙，即在书写过程中，不用捺笔，在纸上用转动笔杆的方法把散开的笔锋拢拢，提高写字效率。以此来观看现代人对很多书法名言的理解，往往南辕北辙。比如王羲之的“意在笔先”，并非说书写之前构思整幅字的布局，而是“在落笔之前，就先想好手势的安排，笔是先左再右转，还是先右转再左转，要安排得顺手，‘向背’分明，‘勿使势背’”。若上一字收笔是“背势”，下一字的开始必以‘向势’；若上一字收笔‘背势’未尽，下一字可将余势用尽，或在空中完成”。如此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“书空咄咄”“胸有成竹”，其根蒂，都牵连到这个具体的技术问题。因有拨云见日之妙，我连带也就信了阿城的话，这书对不练书法的人来说，“也许收益更大，因为你开始能实实在在地进入鉴赏了”。

我找出自己过去收集的字帖，又从网上购置了一批，攒出点闲暇就翻翻，有时在地铁上，还打开微拍堂的书法频道乱看。结果呢，在诸多大名鼎鼎的字帖里，除了《书法有法》提到的几幅，我几乎没有看出另外作品的转笔之妙。渐渐也就明白，这些帖子因为加了时间的封印，除非有深通其妙的人讲解，或自己在临写的过程中偶然触机，是不轻易提供能量的。遇此障碍，我的注意力便渐渐聚拢在微拍的书法频道上，那里的作品有新有旧，而旧作品也因加进新的人气，仿佛多了些活力。不久，读书养成的积习就抬起头来，我开始更注意所写的内容，书法倒成了其次的事情。

书法的世界，当然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一样，最多的题材是福禄寿喜，吉祥如意，书山有路，学海无涯，诚信赢天下，大鹏展翅飞。内容是古代的，以1970年代末为界，其后的作品，偏佛教的，以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最受欢迎，也往往看到六字佛号，看到《坛经》里的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。一旦是诗词，则以唐宋为多，王维、李白和苏轼最为常见，且多是教科书上的那几首。偶尔会有人写幅陶渊明，屈原已经罕见，《诗经》更是绝无仅有。看多了，便不免有些起厌心，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重复对吧？何况大部分时候，作品里有一股未及修饰的隐逸气息，仿佛脏油泼在了纸上，内容的一点明亮，全被遮没了。直到有一天，看到一幅写在手工老皮纸上的字，内容来于《五灯会元》，是茶陵郁山主的悟道偈：“我有神珠一顆，久被尘劳关锁。今朝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”不多见的六言，意思绝好，加之笔墨疏宕，几乎让人看到了透尘而出的神珠之光。

1970年代末之前，或1950年代之前，微拍堂里号称日本或别的地方回流的书法作品，虽多是成辞，却也有味。比如，常有德川家康的遗训出现：“人之一生，如负重远行，勿息。常思坎坷，则无不足。心有奢望，宜思穷困。忍耐乃长久无事之基。愤怒是敌，骄傲害身。责己而勿责于人。自强不息。”宽而栗，直而温，于谨慎戒惧之中，能见出勤勉不倦的生生之力。另有一次，我看到过“深奥幽玄”挂轴，此四字原在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“幽玄之屋”悬挂，为川端康成

芹菜具有特殊的芳香气息和滋味。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，《吕氏春秋》“本味”篇就称赞说：“菜之美者……云梦之芹。”当时的“云梦”，其位置据称大部分相当于现今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。说明在战国时代，该地区生长的芹菜享有美菜之称。

而早于战国时代之前，芹菜已受到中国古人的重视，《诗经》的《鲁颂·泮水》中云：“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芹”。关于“泮水”，古人有一种意见认为，是指学宫前面半月形的水池。后来，“泮水”衍生了“泮池”、“泮宫”等词汇，都是表示学宫之意；而“泮芹”，则指生长于泮水之中的芹菜，引申为在学宫中长期取秀才者。清代蓬园《负曝闲谈》第十三回写到“(陈铁血)十三上上撷了泮芹，一时有神童之目”，文内“泮芹”一词，即是指秀才。

芹菜还流传下不少故事轶闻，其一与唐太宗李世民、魏徵有关。魏徵有次和唐太宗闲谈，曾向太宗表示自己饮食上无特殊嗜好。唐太宗有点怀疑，特地向一些与魏徵交往密切者探询，答曰：嗜食醋芹。于是唐太宗召魏徵某日到宫中饮宴，事前关照御



“芹”与“勤”

傅维康

厨须预备办多量醋芹。魏徵赴宴后猛食醋芹，宴饮还未完毕，醋芹即全被吃光了。此轶闻见载于柳宗元的《龙成录》：“魏徵好嗜醋芹，每食之，欣然称快。”唐太宗“召赐宴，有醋芹三杯，公（魏徵）见之，欣喜翼然，食未竟而芹已尽”。

芹菜芳香，嗜食者虽甚众，但也有嫌恶之者。两千年前有一则故事：有人向家乡富豪们称许、推荐芹菜等数种蔬菜之味甘美，富豪们于是撷取了芹菜品尝，未料到却引起口舌刺灼的不适和腹泻，富豪们无不对推荐者讥笑和埋怨不已，后者也因之大为惭愧。这则故事见载于《列子·杨朱》：“昔人有美茱萸、甘泉菜、芹萍子者，对

“古香叟”的一幅，字用板桥体，起首两句，大有脱俗之感：“老梅尘外赏，炼魂冰玉清。铜瓶春如影，纸帐月无声。”惜末两句稍弱，有点堕入文人鉴赏品哂的小趣味里。我最喜欢的自创诗句，作者是小野湖山（1814—1910），明治初期名震日本汉诗坛的“三山”之一，与中国文人交游甚广，时与王韬、俞樾、黄遵宪等相赠答。我看到的这首，写于其九十六岁之年，题为“雪中松”：“何羨百花艳，贞名终古警，乾坤浑白尽，一树不消青。”黄遵宪曾言其“中年七律，沉着雄健，剧似老杜，尤为高调”。从这首来看，前句工稳，后句振拔，不似杜甫的雄健，倒有些杜牧的清丽。或许其于衰年尤能变法，刚而能柔，于晚岁现此勃勃生机，锐气仍如新发于硎。

当然，如我看到的一幅今人书写的翁同龢所撰对联，“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”，用不着厚古薄今，现代人的作品里，也时有令人警醒的话——即便是抄的，选什么抄，也需要见识对吧？

我就看到一个书写者，有段时间，每日以一纸马可·奥勒留《沉思录》为功课。有天看到其中的一节：“若你为周遭环境所迫而心烦意乱，要让自己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状态，不要继续停滞在烦躁之中。只要你不断地恢复到本真的自己，你就能获得内心的和平与安宁。”这题材，是过去人绝不会用的吧，我却觉得堪称调节现代心理的良药，张于室内，可与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合参，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恶劣心绪之中，善养一己贞静之气。又一日霾大，忽见有人书某经书中文语：“你将见到有烟雾漫天的日子，

那烟雾将笼罩世人，这确是一种痛苦的刑罚。”真像是某种奇特的预言，而这样的文字，恐怕也是过去人不会抄录的吧？

还有一些作品，虽引的是前人成句，却因为过去未读不知，或因为已读而未留意，单独写出来，“就像路边的强盗，发起武装袭击，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从桎梏中解救出来”，让人忽然间明白了点什么。比如我看到过一件作品，写的是“奇龙逸凤久漂泊”，看题款，是康有为的话。我吃了一惊，这几乎是他一生的箴语对吧？如果不怕被指为比附，我甚至要怀疑喜欢写“龙”写“凤”的另一个有争议的现代人物，其书法和思想出处，就在这里。另有一件，写的是谢无量《题屈原像》中语，“要识风骚真力量，楚声三户足亡秦”。一句之内而有开阔的时空，无能的文学因复合了时代风云，有了弥满的力量。字呢，墨气淋漓，一气灌注，几乎能透视看见楚大夫行忧坐叹的样子。

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幅写于一九七七年的字，出自朱熹《劝学文》：“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。”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情形，署名“昌原”的这个人，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因各种并非自己的错误耽误了太多时光，有些委屈，有些无奈，却并没以此为由任自己荒废下去，而是引朱子语自警，就从今天开始，直接走自己的向学之路。这条向上的路不接受借口，正如一幅写《淮南子》的字所言：“谓学不暇者，虽暇亦不能学矣。”就是这样，那些沉默的字，如我所见的另一件作品，“无舌而说”，一直在提醒着我们什么。

“二十三，辞灶天；二十四，拉大字；二十五，做豆腐；二十六，割年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全都有；三十下黑儿满街走。”这是北方农村过年时的习俗。年初一之后每天也各有讲究，当然各地细节各不相同。下面拣老家春节前的几桩事情说说，给过年添点兴味。

二十六，割年肉。小时候，我从来不敢看杀猪的，害怕猪临死时的嚎叫声。但是，年前，无论卖猪肉的还是买猪肉的，一律地兴高采烈。

那时，放了寒假的父亲，无论领没领工资，除了买好或者熬好一条猪腿或者一大块肋扇之外，常常让熟识的杀猪人家给他留一挂“里罗子”，也就是一套猪肠、猪胰、猪心、连肝肺。好的时候，会加一个猪头。买回家，父亲就张罗着洗和煮。先当院里刷好案板，把这些物件咣往案板上一摔，拿大刀一件件咣咣咣分开，再压好一大桶水，倒在大黄盆里，一件件、一遍遍清洗干净。水是拔凉的，但是父亲忙活起来，头上却冒热气。

锅屋里母亲已经刷好大锅，劈好柴，大火烧热了水。父亲拿筐盛好洗净的肉，往锅里一股脑儿倒进去，烧开，撇沫，加上花椒、八角、桂皮等大料，然后盖上高粱甑子缢的锅盖，大火熬，小火炖，一会儿整个屋子里雾气腾腾，一个院子里都香气袭人。

大冷的天，母亲常常是不穿棉袄的，因为她几乎从来没闲住过。煮好后，父亲会把孩子们喊到他跟前，把切好的一大碟灌肠，让我们先过瘾。热腾腾的，等不及拿来筷子，我们抓起来就吃，那叫一个香啊。

之后，这些熟肉就要被放进篮子里，挂在堂屋里的梁头上。年后续客就指望着它们了，小孩子只能望肉兴叹了。我们唯一可以放开吃的，是猪皮冻。父亲把处理净的猪皮、猪耳朵和黄豆、花生放在一起，加上佐料煮，煮好后盛进盆里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能吃上味道鲜美、清爽可口的猪皮冻了，而且足够我们吃好久好久。

那时家家堂屋当门屋梁上都挂着篮子，有的鱼啊羊腿啊大块的猪肉啊，直接挂在那里，进门就能看得见。好像谁家挂得多，谁家的日子就红火，所以家家都不含糊。

二十七，熬红糖。

每年腊月二十七的时候，我们家都要熬糖的。

前一天下午，母亲就到南园里，下到红芋窖里，把熬糖用的红芋拾出来，要两三捆才够。回到家，一块块儿把根须摘干净，剔除坏掉的，然后洗干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削好皮，把切好块的红芋倒进大锅里，加水，大火烧开，直到红芋烧到烂熟为止。

父亲刷好一口砂缸，用大马勺，一下一下把煮成粥的红芋舀进去，再拿一根擀面杖，按顺时针方向，搅啊，搅啊。母亲把提前几天生好的大麦芽，在碓窝子（石臼）里捣好，倒进砂缸，然后合力搅。搅到你根本看不到红芋块之后，他们就把这些糊状的红芋，再一勺一勺舀进纱布袋里，在斜放的案板上用力挤啊挤，清亮的汁液就流进下面的陶盆里。等把所有的过滤好之后，再把陶盆里的汁液倒回干净的大锅里熬，这时就快到了中午了。

红糖熬好之后，就是叠糖了。母亲做的有炒糖，有米花糖，有芝麻糖，花生糖。这时跑出去野了一晌午的孩子们都给吸引到跟前了，拿母亲的话说，一个个就像饿燕似的。过年的时候，家里做什么活计，母亲都是把孩子们赶到外面玩去，一是嫌孩子们碍手碍脚，二是嫌孩子们多嘴多舌。母亲说过年图的就是吉利。

叠糖的时候，孩子们把在街头炸好的大米花拿来，一把把地往嘴里塞。大人夺过袋子把米花铺在案板上，然后把糖稀浇上去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多了黏牙，少了米花不能成团。母亲把和着糖稀的米花用力揉在一起，用刀压成长条形，然后，一刀刀切下去，放在簸箕里晾一会儿，又甜又脆又香的米花糖就做好了。接着母亲又去做花生糖、炒面糖。剩下的糖稀，母亲把它盘成一个糖盘，金黄金黄的，以后孩子什么时候想吃，就给磕下来一块。

二十八，把面发。

也不知道，那时为什么会蒸那么多的馍馍。我们家一米多高的大砂缸，要蒸满满一缸。

面不是和在盆里的，也没有那么大的盆能装得下。和面不是一般的人能 and 得了的，要有大劳力。先把一大口袋一大口袋的面倒在一米多长的柳条簸篮里摊开，加温水和自制的发好的引酵。揉面那要我大哥抡开膀子干的。凌晨把面和好，天冷，要盖上被子，等面发了就可以蒸了。蒸了一锅又一锅，常常要持续一整天的时间。

母亲和近门的嫂子们把发好的面折成一个个的馒头，还要给面里加上红芋馅或者豆沙馅，用竹制的四五层的大蒸笼来蒸。蒸好之后，刚一出笼的馒头，麦香四溢，孩子们就跑去抢，嘴里叨着，手里摸着，什么菜也不需要就，三两个很快就能下肚。

一笼一笼的抬下来后，放在厢房里用秫秸编成的好几米长的薄子上晾开，晾凉再把它们一个个收进那口一米多高的大缸里。

那时候，我一直都不明白，怎么一到过年，母亲就会变出那么多的白面来。平常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，在那一天堆得像小山似的。

二十九，全都有。

年二十九，家家都在忙着炸丸子。

邵颖华

年味儿

有藕合子、萝卜丸子、大米丸子、肉丸子等等。我们家的传统主要是炸绿豆丸子。母亲先在小石磨上把绿豆磨成粉，然后把绿豆粉加水和葱姜作料调成一大盆馅。

炸丸子这活儿，都是父亲给母亲打下手，他烧火，风箱还拉出节拍来，配合着他的唱腔，父亲的脸被灶膛的火映得通红，一会儿一段豫剧，一会儿一段京戏。母亲站在锅灶旁，左手攥着馅，右手用食指和拇指一撮一撮就飞快地把丸子一个个送进了油锅里。等它们一只只圆滚滚得飘起来，炸成了棕红色，豆香味就弥漫开来。

大年初一的早上铁定吃饺子，中午是海带、豆芽、绿豆丸子汤。在我们家这是年年都不会变的。

炸好的藕合子是不规则的块状，常常来了客人，炖菜的时候与肉炖在一起，出锅它也算一个大碗儿了。

炸丸子的时候，孩子们常常等不及，不住地跑来问，咋还没炸好？咋炸这么多？母亲就会大声冲孩子们嚷：一边儿凉快去！生怕孩子们会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来。其实这时候，孩子们真正放在心上的不是这些丸子，而是最后才会上锅炸的焦叶子。

我小时候，地里还种稷子，那是做焦叶子最好的原料。后来不知为什么就都不种了。过年时母亲只好把买来的有时是邻居送的一些糯米面或者粘玉米面，用热水烫好，加上糖和芝麻和好，然后拿擀面杖擀成薄薄的面皮，用刀子划成一个个的菱形。放在秫秸薄子上晒干。炸丸子的时候，最后就会把这些炸成金黄的焦叶子。这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，焦香酥脆。也是年初一乡邻拜年时，招待他们用的。走亲戚时，也会带上一些。不过，常常走在半路上，就被我们这些孩子们偷吃得差不多了。

焦叶子的味道，香了我整个童年。年三十，下黑满街走。

年三十，天一明，家里人往往分成两拨，一拨去赶集，一拨在家剥馅包饺子。

孩子们最高兴的是跟着大人去赶集。没有车子骑的，就叽咕叽咕跟在大人后头蹓（duàn 急迫）。那时我们要去陇海线上的黄口车站，要跑到碭山那边的大集上去。

女人这时赶集多半是想买个花洋布褂子或者买个红围巾，犒劳一下一年忙到头的自己。当然还要给自家男人和孩子都扯一身“换新年”。

父亲早早吃了饭，一个人骑自行车去赶集，去得早，回得也快。回来后，少不了闺女的花、儿子的炮，少不了买几张年画、红纸，还有瓜子、糖果等等一些好吃的。那些红的花儿，是用油纸或是绢做的，那时就是觉着好看。戴上花儿、穿上新衣的女儿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花蝴蝶一般。

男孩子哪里能等到晚上，拿着甩炮到处甩，地上墙上，噼里啪啦。新套上的衣裳，烧个把窟窿，回家挨揍那是常有的事儿。有的孩子无意或者根本就是捣蛋，拿点着的炮仗往路边谁家柴火垛上扔，顿时火光熊熊，孩子们欢呼雀跃，听到主人家骂将出来，才作鸟兽散。中午，母亲把晚上要吃的熟食，早已经预备好了。当然有时候少不了邻居大娘、嫂子搭把手。母亲得点空儿，还得给乡邻做剪纸。有的是做窗花，有的是预备给孩子做虎头帽的，有的是小媳妇给自己做绣花鞋的，有的是小青年结婚要用的。

父亲从集上回来，就忙着在当院里，摆上案板，拿出笔墨，拉开摊子给乡邻写对子。写好的，就高高兴兴拿去贴。家里人来人往，父亲在外地工作或上学的学生常会来家里坐坐，跟父亲唠唠家常。

傍晚，父亲会带着他的儿孙们，到祖坟上去。过年了，日子过得好不好，都要烧纸、放炮，磕三个头，让祖先知道。

晚上，那就是家家户户都不能少的吃扁食了。一挂鞭炮炸响之后，母亲先盛的几碗饺子，谁也不能动，那是要敬献给老天爷、灶王爷还有祖先享用的。然后，父母上座，一家老少围在一起吃年夜饭，好不热闹。拂晓鞭炮声再一次此起彼伏响起时，新年就真的到来了！

我老家在皖北黄河故道旁，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。我记事的时候，是在七十年代，那时过年，父母总能变魔术似的，用最简单的东西为我们变出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从不会因为家里穷就敷衍了事。过年就过得热火朝天，有滋有味，快快活活，过得有盼头。而现在家里富裕了，过年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么，到底少了些什么呢？